

嘉慶九年重鑄

乾隆三  
東安曾受一正萬纂修  
十三年  
仙池王家駒子昂校閱

# 江津縣志

稽山徐鼎立三續修  
廉山蹇滋善  
字水楊彥青松岩校定  
東山王昌年  
全校

天津縣志十八卷

藝文

文 六册

書忠義祠記後

邑令

曾受一

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二者相為用而不相為害故資父事君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所謂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皆統而歸之於孝也予讀劉丙所為吳伯陽祠記述其居官常奉母以行飲食必親嘗旦夕不離側及寇作不愛身擇地矢盡力窮垂絕呼聖上者三老母者二既歎

吳公之忠且孝至其所引管仲溫嶠二人議其忠  
孝不能兩全謂隨所遇而致力不當先置輕重於  
其間亦大概祖棗共子之說而其論有所未盡使  
為人臣子或疑二者之相妨而不能精於權度處  
之稍有未善則終身之憾無窮曾子曰戰陣無勇  
非孝管仲三北謂有老母可謂孝乎孝經曰以孝  
事君則忠溫嶠絕裾拂其母命可謂忠乎且二人  
所處俱非有大變故不得已之為設不幸如歐陽

子所論

大綱

若從父

夫逆從君則子不可加刃於父將何適之從車妻  
之以私則兩害以義則兩得身從其居志從其義  
此不易之理矣居君從君而辭不與兵又號泣而  
呼其父君敗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居父從父  
必涕泣而諫曰君不可敵盍釋兵而歸君君敗死  
之父敗則待罪於君所謂以義則兩得也然而義  
之孰輕孰重猶當權之使合宜焉故有身居其國  
而有害其親者猶將舍祿而去若徐庶之辭劉備  
以歸曹操孟子之論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未

嘗不以全親為重若其事人皆可為任不專已且  
於國家利害非甚關係而忽然不以全親為事是  
不孝也不孝烏得為忠哉推而論之李從璟之於  
莊宗從君而得其死者也李璣之於懷光從父而  
得其死者也烏震以裨校隸符習軍討文禮不顧  
母而身先士卒忍於其親者也趙苞有守土之責  
異於烏震然急戰而無以全親猶有議焉若李彥  
珣射其母於城下楊承勳囚其父以歸朝則已同  
於亂賊之所為也至於父伏其罪若鯨殛而禹嗣

興不得議其不孝父死非罪若王儀見殺王裒終身未嘗西向不得議其不忠若夫閭門盡節致命遂志臣死於忠子死於孝家國舉不堪言正氣獨留千古則大忠即為大孝裁之以義究為兩得豈在區區成敗利鈍之迹哉予故備論之以告天下後世之為臣子者

江淵論

邑令

曾受一

士君子當國家危難之際以一身任社稷之重識見精明志意堅定卒能楮柱國是奠安宗祏曾子

所謂可託可寄而不可奪者三代以後若明之于  
忠肅庶幾近之而夸考當時能與之同幹濟共功  
名者實惟江淵方英宗土木之變人心洶懼徐有  
貞倡議南遷當時于忠肅謂議者可斬淵亦極陳  
固守之策也先入紫荆關力助忠肅拒守退敵卒  
迎鑾輿以歸英宗復辟有貞竊柄忠肅被刑淵亦  
謫死跡其始終計議行事洵足附忠肅以成偉烈  
垂不朽讀本傳詳哉其言之矣其見於他傳若王  
文希權璫王振指欲坐薛瑄死罪淵上言法司

多枉跡非直論薛而心實為薛由此觀之  
不特于忠肅之流亞栢亦薛文清之徒也此事本  
傳所未及予故表而出之至於薦倪謙奪情他日  
毋憂起復御史周文謂昔之薦謙正為今日則似  
不能以禮處人又不能以禮自處貽人口實亦固  
其所然其生平樹立忠義根於天性勲猷炳於史  
冊堪與日月爭光豈以一青掩大德哉

程源論

邑

令

曾受一

從來功大者當表其功節盛者宜著其節而疾風

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忠之難尤莫難於國祚既斬  
顛沛流離之日比閔筍湄抄志列程源武功中竊  
謂源之武功非無足稱而其孤忠亮節泚區區武  
功所得而掩也攷源釋褐於故明崇禎之癸未值  
闖賊窺關伏關上書奏防河勦寇十策乞勅秦督  
孫傳庭憑關固守書奏不省賊勢益熾甲申三月  
陷燕京源乃舉義天津出撫臣馮元颺於危城南  
都敗唐王聿鍵立閩中覽燕邸三䟽竒其才召官  
太常寺使粵閩敗擁立桂王子永明王授都憲晉

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苦戰柳慶間蔽遮南寧旋  
命經理滇黔蜀楚時張猷忠孫可望等先後竊據  
源疾馳思南號召田儒英等力戰有菖蒲塘九杆  
關石火爐之捷乘勝恢復擒周成朱盛祚黃卷等  
雪夜攻復思州筍涓志之所謂武功者此也然予  
嘗綜其生平自北而南而閩而粵而楚出入戎行  
崎嶇險難方倡義山東即佩毒藥以死自矢迨王  
祥乘虛襲源於偏橋執之入遵源誓死勺水不入  
口者七日責祥以大義悲號憤詈髮豎皆裂祥感

泣聽源所為當是時川黔構鬻稱兵闕穴諸將相  
攻自為魚肉源乃解皮熊王祥兩鎮之怨諸將輯  
睦因而有烏江之會其時諸鎮各受封爵等勢齊  
量源惟伏忠誠洒血淚大聲疾呼檄之會勦諸將  
俯首唯命非其忠義根於天性而能百折不變感  
動人心有如是哉迨

王師勘亂漸次削平源知天命有歸而匡復之志鬱鬱  
不遂疽發背卒誠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矣予  
故論其軼事改列忠義嘗言文文山不以海隅棄

宋但做一日臣子當為臣子一日之事全一日社  
稷乃了臣子一日之心諸葛武侯謂成敗利鈍非  
所逆覩何嘗期其必成必利而後為之嗚呼觀其  
語足以見其志矣又言同襄厥事克殫忠勤者里  
人曹恢也攷曹恢前志列仕績中今觀此言則恢  
之忠義亦可附源而見云

刁化神論

邑令

曾受一

從來建天下之大功成一代之偉人者恃乎志之  
立運以識之明豎以節之堅締以才之大斯四者

相輔而成缺一不可也志欲幹濟而識足周之節  
持挺特而才足副之卒能維既危之宗社拯一世  
之生靈自樹若此斯為全矣然持此以繩人於三  
代而後徃徃不可多得則又當權其大焉故明刁  
化神以進士作戶部郎守荆南施歸道其生平言  
行居官政績莫可詳攷第其當明季衰亂致仕歸  
里修浚城池以衛桑梓甲申獻賊寇蜀屠渝津城  
失守化神起義兵殺賊偽令當是時十三隘將推  
曾英為總統王祥據守遵義閣部王應熊奉命辦

川寇總督樊一蘅誓師討賊使化神稍有智畧以致仕大員倚毗王樊協心贊畫用曾英王祥等戮力勦寇獻賊不足平也顧計不出此率烏合村農屯游溪徘徊觀望曾英自戒瀘下衆見股栗遂為所并已乃逡巡逸去踰伏兩載復起兵駱駱山為王祥擊敗父子遇害夫王與樊皆大臣福王永明詔命勦賊而不知奉其節制共圖興復英與祥兵力最強不知用之又不知與之和協自號好生臺舉止若道士意欲效田單假神師下教故事以為

聳動而師無紀律不加訓練乃提一旅孤軍前無  
憑藉後乏應援始垂翼於曾英終敗衄於王祥不  
特獻賊不能誅宗社生靈不能保并鄉里親戚亦  
不能衛如走險之鹿困鬪之獸踉蹌而死不亦可  
哀矣乎是故論其志倡義舉兵亦欲幹濟而識之  
闇如此論其節父子捐軀亦云挺特而才之庸如  
此宜為里人所不滿也雖然化神之自樹洵有餘  
憾而我輩之論人貴有公評彼其才識不足稱而  
其志節庸可沒乎夫責備求全非忠恕之道也記

瑕棄瑜失是非之公也前人即未規其全後人并不錄其大不可以示訓也予于化神無由綜其軼事而傳之因論其梗槩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鑒焉

龔懋熙論

邑令 曾受一

人臣不幸當宗社覆亡之際見危授命死節其正也然孟子有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則其中貴有權衡焉齊靈被弑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

暱誰敢任之此不易之理也明懷宗可謂為社稷  
死矣當時尚書倪元璐等三十人死之正也其他  
污賊官職與被拷掠取財死者均不必言其不被  
索財不污賊官者廷臣多人其可謂之忠乎抑概  
謂之不忠乎此未易為俗人論也或曰子將何以  
論之予曰一視其職任一視其志趨以是二者論  
之而已職任者官爵之崇卑事權之屬不屬是也  
禮君之喪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大夫公子食粥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士䟽食水飲䟽家謂士卑恩